



映川 著

我记仇

不能掉头

当花瓣离开花朵

请你帮我记住我

我记仇

我困了我醒了

只爱陌生人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系
主编 孟繁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我记仇

映川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◎ 映 川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记仇/映川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9.5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/孟繁华主编)
ISBN 978-7-5313-3427-9

I. 我… II. 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591 号

我记仇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高 辉

封面设计 张志伟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38 千字

印 张 9.375

插 页 2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427-9

定价: 19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1-39511122

目 录

1	我困了我醒了
44	不能掉头
94	请你帮我记住我
154	当花瓣离开花朵
199	我记仇
251	只爱陌生人

我困了我醒了

一

那是怎样一锅稀饭啊？九分火候，水清米糯，汩汩吞吐小泡，一层软软的白皮浮在上头。虚弱无比的肚子再也经不起哪怕是一粒米的诱惑，泄气之时发出空谷回旋的长啸，像在庄重宣告，宣告我醒了。

我确实是被肚子力拔山兮的呼啸声撼醒的，首先感觉身子底下压的是硬硬的木板床。木板床提醒我，我不是睡在自己的房里，不是躺在那张软得让人腰疼的席梦思上。我急于知道身处何地，可眼睛睁不开，眼屎好像累积了一千年，严严实实地将眼皮子封住了。我伸手助眼皮一臂之力，睫毛纷纷扯断，两只眼睛挣脱出来，它们立时被光线烫出泪水。其实屋里的光线很暗，门窗紧闭，光线的来源仅是屋顶上的一块透光瓦，正是这一块补丁似的透光瓦让我知身在何处，我竟然躺在张聚德的床上。我整个人猛地像被谁踢了一脚蹦弹起来，随即又倒下。床板嘭咚一声，十分不满。

身体和四肢并不听我的指挥，刚才那猛的一起身，它们懒洋



洋，硬邦邦，一点不配合。这情形说明它们疏于管教，我好像躺很久了。我慢慢伸缩手脚，扭动脖子，在脑子里搜索睡前记忆。外面传来咣咣的拖鞋响，想是刚才床板的响声招来了注意。门吱呀咧开一条缝，一个瘦干、微驼的灰影子斜身挤进门。我暗暗嘘出一口气，不用看清楚来人的脸我就知道这人是谁，我甚至已经闻到他嘴里那股经年不散的烟草味。他走到床边掀开我的蚊帐，脑袋紧凑到我的脸上，认真地检查。张聚德又老了不少，他的眉毛稀稀拉拉，每一根都长而白，很硬气的白，像毛笔头。奇怪的是，他嘴里的烟草味没有了，张聚德变成了一个没有味道的人，这让我有一丝失落。我的眼睛就这么盯着他看，张聚德还不相信我是醒着的，将一只手搭到我的额头上叫道，钉子，钉子？他的手又粗又硬，我别开头去，让他的手落空，我说，我怎么到你家里来了？张聚德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嘎嘎地咧开嘴笑说，真是醒了，祖宗保佑。

天啊，我从张聚德咧开的大嘴发现他的牙齿做过矫正，过去龇露在外头的两颗门牙乖乖地待在家里了。几年不见，张聚德已经不是我熟悉的张聚德了。

我两手撑着床板挣扎着要坐起来。张聚德说，慢，慢点，你得慢慢来，先活动活动手脚再起身。

张聚德的话让我心生疑惑，看来我不仅仅躺了一天两天。我的手在两腿上狠捏了一把说，我喝醉了还是被车撞了？

张聚德又嘿嘿笑了两声说，你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扎扎实实、雷打不动地睡了一个多月。他抬起手腕，看了一眼手表说，到今天下午两点三十分，你整整睡了二十七天。老子总是失眠，你小子倒好，一睡几十天……

二

二十七天前的下午两点钟左右我应该是和卢兰在一起的。

我们那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去办——取车，取一辆我在三个月前订购的帕萨特。我和卢兰叫了一辆的士往代理商那里去。因为是周末，街上的车子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。卢兰的脸贴在车窗上，滴溜溜转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辆迎面过来的车子。她对车子的见识远远超过我。我只认得满街乱跑的桑塔纳。

这辆尼桑得三十多万，不过这牌子的发动机不是很好。瞧瞧，那一家三口弄一辆小奥拓，自得其乐还挺美的。哟，不就是辆破凌志，凭什么超我们的车，显摆呀……卢兰两片小嘴张张合合，牙齿白得晃眼。这不是因为她的牙变白了，而是因为她的皮肤比以前大大地黑了，这么一白一黑的，反差就出来了。她的腮帮子附近还冒出几块浅褐色的汗斑，让人觉得脸没洗干净。卢兰知道自己长得不是很漂亮，但皮肤不错，所以对皮肤是特别呵护，大白天出门除了涂抹各种度数的防晒霜，头顶上一定还有一把伞，每个星期还要到美容院做什么自然美白。能让一个女人把自己保爱的东西弃之不顾，那一定是有了更爱的东西。卢兰现今执著地爱车子。她说她爱车买车不是为了显摆，而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。

卢兰是图书馆管理员，摊上这份职业还想着买车得具备些勇气。卢兰没指望我给她掏这笔钱，不过她认为我们迟早是会结婚的，既然迟早要在一起过就应该凑钱买车，可我迟迟不表态，她只能继续攒钱。车子虽然一时半会儿买不回来，但学会开车却是必须的。卢兰花了三千三百元到驾校报了名以后，每个星期总有



几天要到老远的郊外去练车。驾校的车子破破烂烂，一没空调，二没防晒玻璃，几天下来她的脸就黑了。鼻尖上脱皮，手上脱皮。因为戴着墨镜练车，两只眼圈反倒是白的，看样子像变了种的熊猫，得白化病那种。每当看到卢兰这张脸，我心里总会软一软，软的时候就差点脱口说，车，我给你买。

钱我有，比卢兰知道的要多得多，但我不想花这笔钱。车子买回来，户主写谁的名呢？写我的，卢兰肯定有看法，甚至不高兴，写她的名字我心里也不乐意，说实在话，我还没拿定主意是不是要娶她。

人总有软弱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心软到了极点，还是把那话说出来了。我对卢兰说，车子我给你买。那天我和公司的同事在外面喝酒，喝到半夜，错过了最后一班到知了山庄的巴士。我一个人站在午夜的街头，身子像一节旺旺燃烧的炭，不把它烧尽我是无法入睡的。我摸到卢兰宿舍门口，手指像啄木鸟急切地在门板上叩，快要把门啄出洞来卢兰才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衣来开门，她的脸蛋子黑红黑红，头发松松蓬蓬地披着。我闻到一股闺房温暖的气息，带肉香味的，心思一动，脚下打滑，做出摇摇欲坠的样子。卢兰慌忙把我架住，扶进屋里。她从热水瓶里倒了热水，温了一张毛巾替我擦脸。毛巾上卢兰的味道随着水汽在我脸上乱窜，我的心思跟它们一样活跃。和卢兰断断续续交往一年多，别人也以为我们干了的我们一样也没干。卢兰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。我们刚一谈恋爱她就对我说，如果我们之间哪一天有了那种关系我们一定要结婚，哪怕是结了再离。她的观念说白了就是没有婚姻关系有那种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她的话不一定吓得了别人，但特能吓住我，因为我最怕担责任，觉得为一时之快搭上一辈子太不划算。但我这会儿邪劲已经上来了，口里哇哇乱喊，我头

晕，我想吐。卢兰为难了，瞅来瞅去，她九平方米的房间也只有床能让我躺着。我又哀哀地叫了两声。卢兰没有时间再犹豫了，把我扶到床上，替我脱了鞋，盖上薄被。

人一躺到床上，我就知道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大半。果然往下的事情一切按照我的预想挺进。趁卢兰俯身照顾我，我拽住她的手，撕开她的睡衣，在我们之间大概进行了三分钟的无声搏斗，最后她缴械投降。事后，卢兰起身为我冲了一杯热牛奶，我心满意足就着她的手喝，这温馨的情形让我想起了我妈。小时候，外公家的邻居养了一头奶牛，我妈每天一大早上人家家里去买上一口盅，回到家里给我煮得热乎乎的。有时我刚爬起床，热奶子就递到我的口边。那年头没几家人能喝上牛奶，更不用说鲜奶了。我在家族中鹤立鸡群的一百八十厘米的大个子多半得益于此。

一杯热奶子下肚，我打了个嗝把空杯子递给卢兰。空气的味道因为我的嗝稍稍有了改变，卢兰皱了皱小眉头，蚊子叫般地哼哼，如果你没醉就好了。那语气里充满了湿漉漉的愁怨，分明怨恨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冲动，没有真情实意。我喜欢这种埋怨，一瞬间胸肌厚了几厘米，男性的骄傲和豪迈在这小女子的幽怨中高涨，乘风破浪。我一把将卢兰搂过来说，兰子，赶紧把车学好，车子我给你买。卢兰的脑袋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，喝多了尽吹牛，你给我买一只车轮子就好了。我把她的头重新摁下去说，宝贝，别小瞧了你男人，我要给你买一辆四只轮子骨碌转的小车，男人给女人买东西天经地义……

我在豪情中呼呼睡去，没有看见卢兰在黑暗中发光的脸庞，也没听到她一夜幸福的呢喃。我不是那种酒后糊涂的人。第二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就记起昨天晚上说过的话和干过的事，心里悔得隐隐揪痛。卢兰还在熟睡，我轻轻将她的脑袋从我的胸口上移



开。窗外的阳光好灿烂，卢兰的头发悄悄变换颜色，散出栗子的红光，我拨弄柔软的它们。这个女人值不值得我为她买一辆车？

和卢兰好上，绝对不是看她的长相，我头一个女朋友李芳菲比她漂亮多了。我看上卢兰是因为她没心眼，基本上心里想的什么嘴上就会说出来，我说什么她信什么。我和李芳菲斗智斗勇三年，着实累坏了，觉得卢兰的品质可贵至极。就拿买车这件事来说，我不出钱，她也没什么意见，自己省吃俭用地攒钱买。这样的女人不多吧？当然她也是有缺点的，这一缺点经常性地破坏我们的感情。前一阵子我们就闹过一次不快，那是由一部极其低劣的古装武侠电视剧引起的。电视里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，为情人挡了敌人致命一剑。她的情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。这个傻女人临死前梨花带雨苦口婆心劝说情人归善。

要不是外面下着大雨，我哪也去不了，我才不陪卢兰看这种烂片。卢兰一个劲地抹泪，沾湿鼻涕眼泪的面纸一团团扔进我们面前的废纸篓。纸篓神速地吃饱溢出来了。我心疼那一整屉面纸，说行了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这都是演戏，值得吗？

卢兰突然圆睁两只红兔子眼一字一字地问我，你会像这个女人那样为爱人去死吗？

我扑哧一笑说，你不觉得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吗？

你认为她是傻子，意思是说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，对吗？卢兰眉毛竖起来，声音尖尖细细扎得我耳朵疼。

我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骗卢兰，不把她打醒我后患无穷。我说，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干这事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人为我这么去死，我没准一感动也会为她去死的。

卢兰不依不饶，你意思是我必须先为你挡那一剑，你才有可能为我而死，你自私得让人恶心。

天啊，卢兰真把自己当成电视剧里的主人公了。有时候我真痛恨那些电视剧导演，赚观众的眼泪也就罢了，还培养一批傻子，一个个以为自己是情圣。对付卢兰这样的女孩子千万不能打马虎眼，因为她们会当真的。我庄庄重重地冲卢兰点点头，算是默认她的指责，然后换了频道，从冰箱里找出一盒冰淇淋，一大勺一大勺地舀进嘴里。

卢兰的脸腾地红了，上排牙齿咬住下嘴唇，她站起来拿了自己的外套往门外冲。门砰地关上。一分钟不到门又砰地开了，卢兰一阵风旋进来，她的主意没有改变得这么快，她指着我说，这房间是我的。

卢兰暗示我该滚蛋了。我看她气得嘴唇发白，实在是认真得有些可爱。我说，可以让我吃完这个冰淇淋吗？卢兰把头别到一边。我心里是好笑和无奈，不得不耗了一盒冰淇淋的工夫把她哄好了。不过，我知道她心里一直对这事有疙瘩。

三

卢兰的话实在是太多了，她对周围车辆的评价甚至有点影响司机。司机依照她的现场直播前前后后地打量车子，心思远离开车。我不得不叫卢兰闭上嘴。我说卢兰，你能不能帮我削一只苹果？

其实我这张嘴巴张合的频率和卢兰差不多，只不过我是在吃东西。我的手上有一大盒巧克力豆，腿上还搁着一只大塑料袋，里面有包子、板栗、花生、核桃、橘子……我上班的时间吃，坐在公交车上吃，躺在床上吃，甚至上厕所的时间我也不忘带上包瓜子去嗑。在厕所里嗑瓜子能勾起我美好的童年记忆。我们小时候一帮伙伴都喜欢带着瓜子到厕所里去嗑，因为听说这样做能够



捡到钱。

我在一个多月里疯长了近二十斤肉。卢兰发现异常后想方设法制止我，一开始是从我手里把吃的夺去扔了，她抢去了我再买。卢兰看行不通后就和我抢着吃，是想帮我吃掉一部分，让我少吃些。当她的体重也快速增加几斤后不得不放弃了，而且她实在也忙不过来。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两人都很忙，她忙着练车，我忙着吃东西。

我的眼睛偷空从手里的巧克力豆转移到窗外，车子已经过了邕江大桥，直往廊东的方向，帕萨特代理公司越来越近，我哈欠连篇，嘴巴开始发涩，口里的东西越嚼越慢，眼皮子止不住地往下盖。怎么这么困呢？我虽然是个好睡的人，可从来没有这么犯困。我手在大腿上掐了几把，疼痛也盖不住困，我实在是太想睡上一觉了。卢兰一看到了目的地，没等车子停稳，打开安全带就往外跑，看我没跟上来，回过身来推我。我顺势斜斜软软倒在椅子上。卢兰一开始认为我只是打个盹，看我的模样觉得不对了，我歪倒在椅子上，嘴角边挂着黑糊糊的巧克力汁，手里抓着的巧克力豆滚落到大腿上、座位上，这副无力软瘫的模样可不像一般的打盹。卢兰用力晃我的脖子，捶我的肩，我索性一头栽进她的怀里。卢兰把买车的事吓忘了，抱着我狂喊，那阵势像是我死了，呼天抢地的也没想起送我上医院。还是的士司机老到，在一旁提醒，要不要送医院？卢兰连连点头，舌头打结，快，快，快，快，上医院。

几位大专家经过三天的会诊讨论之后，得出结论：冬眠症。这是一个留洋博士提出的观点，称这类病人处于一种沉睡状态，可以不吃不喝，依靠自己身体里的能量储备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。又称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返祖现象，例如，有些地方的少数民族

族用青蛙作为图腾，说明人类与青蛙是有关联的，青蛙就是一种冬眠动物。

卢兰听不懂医生的理论，她关心的是我会睡上多久。主治医生告诉她，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，但估计病人能量耗尽了会自己醒过来。卢兰不相信有冬眠的人，傻傻地坐在我床边哭，偶尔伸手摇摇我，用手指划划我的眼皮子，希望我奇迹般地睁开眼睛醒来。医生顾不上卢兰的情绪，将两个治疗方案提出来，一是留我在医院里观察，一是接回家里自行照顾观察。卢兰对医生说，当然是留在医院里观察。医生对卢兰说，治疗方案是要家属签字的，如果你们已经结婚，你可以签字，如果你们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要把病人的亲属找来。卢兰说，他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，就我一个。医生说，如果病人没有亲属，他单位的领导也可以签字。医生显然信不过卢兰的话。这年头一个人要没有几个亲属还说不过去。这问题摆在卢兰的面前她更伤心了，她发现她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作决定，尽管我们俩的关系已经超出一般的友谊。

卢兰不情愿却不得不到我们公司去找我的领导签字。人事处的负责人把我的档案翻出来，告诉卢兰，这事情你应该找张钉的父亲张聚德。我的人事档案亲属关系一栏里清楚地写着“父亲张聚德，大华毛巾厂干部。母亲花红，大华毛巾厂职工，已过世”。白纸黑字卢兰不得不相信，她对我有一个在本市工作的父亲感到非常吃惊，因为我告诉过她，我的父母早已过世。

卢兰找到毛巾厂。大门边的收发室里有一个老头正在用电热杯煮面条。卢兰等他一只鸡蛋打进面条里，站在门边大声问，大伯，请问你们厂里有一个叫张聚德的吗？

老头手中的筷子在面条里搅了搅，慢吞吞地回过头来看了卢



卢兰一眼，又回过头去搅他的面，一边搅一边问，找他有什么事？卢兰说，他儿子得了急病住院了，我来通知他一声。老头啪地把筷子扔到桌子上，电热杯的插头胡乱一拔，跑到门边冲着卢兰招手说，快带我去，哪个医院？什么急病？卢兰还有点发蒙。老头说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，我就是张聚德，张钉的老子。张聚德在大华毛巾厂干了三十多年，退休后因身体不错自告奋勇给厂里看大门兼收发。卢兰一下无法将眼前这个衣着寒酸的老头和我联系起来，但仔细看那脸和我如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，赶快三两步跟了上去。

张聚德跟医生了解我的病情之后，把卢兰找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询问。张聚德问了如下几个问题，张钉最近有没有碰上什么大事？

卢兰说，大事？没什么大事，快到年终了，他好像要做明年的预算。他们公司里竞争挺激烈的，他的上司同时让几个人一起做预算，听说做得好的有奖励，还有可能升职。

张聚德嘬嘬嘴说，还有其他事吗？

卢兰说，我们订了一辆车子，他睡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取车的路上。

张聚德的眼睛亮光一闪说，买车，张钉要买车，多少钱的车子？

卢兰说，十八万多。

张聚德的嘴里发出哦的一声，这一声拖着很长的尾巴，稍稍一拉就能牵扯出一大串的东西。张聚德说，我带张钉回家，过一阵子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我担保他没什么事。

卢兰心里想，医生都不敢打包票，你凭什么说这话，于是说，张钉还是留在医院里稳妥，有什么情况医生能及时处理。

张聚德说，张钉是在睡觉，只不过睡的时间可能要比别人

长。睡觉为什么要到医院睡呢，睡觉应该在家里睡。医院里的护士也不会比我照顾得好，我是他爸。

卢兰还是不同意，她认为我一定是快要死了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病因。张聚德在这事上根本没打算和卢兰多商量，自个儿去结账让我出院。张聚德跟收费的抱怨我只在医院住一两天就花费了几千元的检查费，让跟在后面的卢兰逮个正着，卢兰从张聚德的手里抢过报账单说，如果你付不起张钉的住院费，我来出。这句话把张聚德伤到了，张聚德的注意力一下从检查费回到面前昂首挺立的卢兰身上。张聚德说，姑娘，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，张钉钉的车子，你去查过了吗？卢兰说，没有。张聚德说，还是去看一看吧，查过以后你再过来跟我理论。我的儿子我能不了解吗？我的儿子我能害他吗？我说他是睡觉就是睡觉。我要把他接回家里去，等你们结了婚这摊子事你再来管吧……

四

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肚子就一直不客气地叫唤，一点不给我留面子。张聚德把我扶到饭桌旁，给我找碗盛粥。我偷偷打量屋子，这屋子和我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好像只有墙上的挂历是新的。挂历上写着 2004 年 2 月 23 日，我已经有九年没有跨进这个门了。

九年前我和张聚德打了一场官司，父子关系从此破裂。官司是由八亩菜地引发的。我母亲在我二十岁那年得了癌症，她在临死前把属于她的八亩菜地转到我的名下。这八亩地是外公留给母亲的，外公是城市的边缘人——菜农，长期在城市的边缘种菜卖



菜。母亲原来跟外公一块种地，后来招工进了毛巾厂。母亲亲口告诉我，她不怕得罪父亲把菜地留给我的原因有二：一是她死后张聚德迟早是要再结婚的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；二、菜地留给我，她的孙子会有新鲜的果菜吃，更不怕没有饭吃。

那时候八亩菜地还没有看出价值，后来，随着城市向周边扩张，八亩地成了宝。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时，张聚德擅自做主把地卖了，尽管张聚德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我太年轻，和生意人打交道容易吃亏，我还是运用法律的武器夺得自主权。在法庭上，法官宣布最后判决的时候，张聚德的脸转向我，我看到了一张破败的脸，那种脸色和母亲弥留之际的脸色一模一样。当天，我拿了八亩地的地契，仓皇离开家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张聚德的稀饭端上来了。我问，有谁来过吗？我问的是卢兰。她早该知道我没订车子的事，不知道是伤心还是失望。无论是哪一种情绪，我都别指望她原谅我了。我这么一睡，倒是一了百了。

果然，张聚德没有提起卢兰的名字。他说，年前几天你们单位有人来过，送了水果还有你的年终奖。张聚德进了里屋，手上拿着一只信封出来。他将信封递到我手上。

我掂了掂信封，重量没有想象的丰厚，我睡得不是时候，在年关的坎上，公司肯定会在年终奖上克扣斤两。信封口子是封住的，我刷地撕开，一沓新崭崭的人民币露出头来。我刚想点一点，突然想到张聚德就站在旁边看着，胡乱把信封一折塞进裤兜里。

喝了两碗白稀饭，倒空几十天的胃像一只大米桶投进两把米，越发感觉空空落落。我还要再添。张聚德上前来把我手中的碗摞住说，打住了，肚子空了这么长时间，要慢慢适应。就好比一个人一辈子没吃过肉，你突然让他一顿消灭一盆扣肉，他的肚

子肯定吃不消；像我，一辈子没见过几张票子，你要用钱来砸我，我准会疯……

我啪地把碗搁下了，我不爱听这种唠叨，张聚德话中提到的一个钱字，特别刺激我的耳朵，这不是暗示我要给他钱吗？他迟早会往这上面扯的，我早该料到了。这间屋子我没法多待。在五斗橱上头找了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纸，给张聚德写欠条：张聚德照顾我二十七天，按一天三十元的酬劳支付，我共欠张聚德八百一十元整，将于三十日内付清，特立此据。

我兜里有钱，本可以立即兑现，可我想让它们在我身上多待一会儿，同时照顾张聚德的面子，直接把钱递给他，让他太难堪了。

三十元一天张聚德该偷着乐了，我不吃不喝也不拉，太容易照看了。这比他守毛巾厂的大门，每天一大堆芝麻蒜皮的事，就几百块钱强多了。我把欠条递给张聚德。张聚德接过来看了，嘴角立即露出我最讨厌看到的似笑非笑的怪模样，他说，老子照顾儿子天经地义，不用收钱。张聚德的话中有话，他是在借机讽刺我，讽刺我从来没有照看过他，不孝顺。我不接招，说我走了，公司里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呢。

举步跨出门槛，我脚上碰到一个东西，那东西骨碌碌地滚到屋角，我眼角瞥见是只木陀螺，暗红色的木陀螺。我俯身拾起来，正是那只陀螺，我小时候唯一的一件玩具，柄子上刻着我的小名——钉子。张聚德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说，我前些天从橱柜里翻出来的，等你有了孩子还可以派上用场。我现在老了，没有这手艺了。这只陀螺是张聚德帮我做的，用的是上好的铁木。年轻时他常到越南边境上去销售厂里的货，一次他从当地带回来一块木头，沉得像铁。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他用这块木头把陀螺刻出来了。为了让陀螺转得久、稳，据张聚德自己说，他多次潜进